



楚辭卷第二

漢劉向子政編集王逸叔師章句
後學西蜀高第吳郡黃省曾校正

九歌章句第二

東皇太一

雲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東君

河伯

山鬼

國殤

禮寃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怫鬱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以見已之寃結託

之以風諫故其文意不同章句雜錯而廣異義

焉

吉日兮辰良

日謂甲乙辰謂寅卯

穆將愉

音俞

兮上皇

穆敬也愉

樂也上皇謂東皇太一也言已將脩祭祀必擇吉良之日齋戒恭敬以宴樂大神也撫長

劍兮玉珥

以撫持也玉珥謂劍鐔也劍者所璆將

鳴兮琳琅

璆琳琅皆玉名也爾雅曰有璆琳琅

供神有道乃使靈巫常持好劍以辟邪要垂衆佩周旋而舞動鳴五玉鏘鏘而和且有節度也

或曰紉鏘鳴兮琳琅紉錯也琳琅聲也瑶席兮

玉瑱

瑤石之次玉者也詩云報之以瓊瑤也

盍將把兮

盍何不也

把持也瓊玉枝也言已脩飾清潔以瑤玉為席美玉為瑱靈巫何持乎乃復把玉枝以為香也

蕙肴蒸兮蘭藉蕙肴以蕙草蒸肉也藉所以奠藉飯食也易曰藉用白茅

桂酒兮椒漿桂酒切桂置酒中也椒漿以椒置蒸肴芳蘭為藉進桂

酒椒漿以備五味也揚枹兮拊鼓揚舉也疏緩

節兮安歌疏希也言肴膳酒醴既具不敢寧處

相和以樂陳竽瑟兮浩倡陳列也浩大也言已

樂以自靈偃蹇兮姣服靈謂巫也偃蹇舞貌

竭盡也菲菲兮滿堂菲菲芳貌言乃使姣好之巫被服

非盈滿五音紛兮繁會五音宮商角徵羽

堂室也欣兮樂康欣欣喜貌康安也言已動作衆樂合

樂則身蒙慶祐家受多福也屈原以為神無形

福自傷履行忠誠以事於君不見信用而身放逐以危殆也

東皇太一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華采五色采也若杜若也言已

將脩饗祭以事雲神乃使靈巫先浴蘭湯沐香

芷衣五采華衣飾以杜若之英以自潔清也

靈連蜷兮既留靈巫也楚人名巫為靈子連蜷

也爛昭昭兮未央爛光貌也昭昭明也未央未

引顏貌矜莊形體連蜷神則歡喜必留寒將愴

而止見其光容爛然昭明長無極已也

兮壽宮寒詞也愴安也壽宮供神之處也祠祀

於壽宮飲饗酒食愴與日月兮齊光齊同也光

然安樂無有去意也與日月兮齊光明也言雲

龍

駕兮帝服

龍駕言雲神駕龍也故易曰雲從龍也帝謂五方之帝也服飾也言天尊

雲神使之乘龍兼衣青黃五采之色與五方帝同服也

聊翱遊兮周章

且

也周章猶周流也言雲神居無常處動則翱翔周流往來且游戲也

靈皇皇兮既

降靈謂雲神也皇皇美貌也降下也言

焱遠舉

兮雲中

焱去疾貌雲中雲神所居也言雲神往來急疾飲食既飽焱然遠舉復還其處

也覽冀州兮有餘

猶望也兩河之間曰冀州餘

乃望於冀州尚

橫四海兮焉窮

窮極也言雲神出入奄忽須臾

之間橫行四海

安有窮極也思夫君兮太息

君謂雲極勞心

兮懣懣

懣懣憂心貌也屈原見雲一動千里周

而念之終不可得故太息而數心中煩勞而懣懣也或曰君謂懷王也屈原陳序雲神文義略

訖愁思復至哀念懷王暗昧不明則太息嘆喟心每懣懣而不能已也

雲中君

君不行兮夷猶

君謂湘君也夷猶猶豫也言湘

之波方數百里群鳥所集魚鼈所聚土地肥饒又有險阻故神常安不肯遊蕩既設祭祀使巫

請呼之尚

蹇誰留兮中洲

蹇詞也留待也中洲

復猶豫也為洲言湘君蹇然難行誰留待於水中之洲乎

以爲堯以二女妻舜有苗不服舜往征之二女

美要眇兮

宜脩

要眇好貌脩飾也言二女之

沛吾乘兮桂

沛行貌也舟舩也吾屈原自謂也言已雖在

也令沅湘兮無波

沅湘水名使江水兮安流言已乘

危殆願湘君令沅湘無波涌望夫君兮未來

使江水順徑徐流則得安也

君吹參差兮誰思參差洞簫也言已供脩祭祀

作樂誠欲樂君駕飛龍兮北征神略畢意念楚

當復誰思念國願駕飛龍北行遭吾道兮洞庭

巫還歸故居也遭轉也洞庭太湖也言已

欲乘龍而歸不敢隨從大道願轉薛荔拍兮蕙

江蘇之側委曲之徑欲急至也網束也詩曰網繆束楚是也

草也橈船小楫也屈原言已居家則以薛荔搏蘇橈兮蘭旌

飾四壁蕙草縛束屋乘船則以蘇為楫權蘭為旌旗動以香潔自望涪陽兮極浦

修飾也蘇一作荃涪陽江倚名近附郢極遠

也浦水橫大江兮揚靈靈精誠也屈原思念楚

涯也之遠浦下附郢之倚以泄憂思橫度大揚靈兮

江揚已精誠異能感悟懷王使已還也

未極已女嬋媛兮為余太息女謂女類類屈原

也言已遠揚精誠雖欲自竭盡終無從達故女嬋媛猶牽引

頷牽引而責數之為已太息悲毒欲使屈原改性易行隨橫流涕兮潺湲

風俗也類之言求欲變節而意不能改內自悲

傷涕泣橫流也隱思君兮擘側擘側也言已

雖見放棄隱伏山野猶桂權兮蘭柅權柅也柅

從側陋之中思念君也斷冰兮積雪權柅斷所冰凍紛然委積而以雪

言已勤采薜荔兮水中薜荔香草寒芙蓉兮木

苦也末擗手取也芙蓉荷華也生水中屈原言已執

而求薜荔登山緣木而心不同兮媒勞言婚姻

采芙蓉固不可得之也意不同則媒人疲勞而無功也屈原自思不甚

兮輕絕言人交接初淺恩不甚篤則輕相與離絕也言已與君同姓共祖無離絕之義

也石瀨兮淺淺瀨流疾貌也飛龍兮翩翩屈原憂

龍翩翩而上將有所登自傷棄在田野終無所登至

也交不忠兮怨長交友也忠厚也言朋友相與不厚則長相怨恨也言

已執履忠信雖獲罪過期不信兮告余以不聞言不致怨恨於衆人也

聞暇也言君嘗與已期欲共為治後以讒言之故更告我以不聞暇遂以疏遠已也

騶騶兮江臯騶明已年盛時任重馳驅以行道德也

也夕弭節兮北渚弭安也渚水涯也夕以喻衰

安意終志鳥次兮屋上次舍也再宿曰水周兮

草檍也周旋也言已所居在湖澤之中衆鳥舍止堂下我之屋上流水周旋已之堂下自傷與鳥

獸魚鼈同捐余玦兮江中玦玉佩也先王所以為臣之端也故與環

即還與玦遺余佩兮澧浦遺離也佩瓊瑤之屬也言已雖見放逐常

即去也思念君設欲遠去猶捐玦佩置采芳洲兮杜若

於水涯冀君求已示有還意

芳洲香草葉將以遺兮下女遺與也女陰也以喻臣謂已之儔匹

也言已願往於芬芳絕異之洲采取杜若昔不

以與真正之人思與同志終不變更也

可兮再得言日不再中聊逍遙兮容與逍遙遊

曰孤表逍遙言天時不再至人年不再盛已既

年老矣不遇於時聊且逍遙而遊容與而戲以

待天命之至也

湘君

帝子降兮北渚帝子謂堯女也降下也言堯二女娥皇女英隨舜不反墮於湘

水之渚因目眇眇兮愁余眇眇好貌也余屈原

為相夫人德美好眇然絕異又配帝舜而乃沒命水中屈

原自傷不遭值堯舜而遇閻君亦將沈身湘流

故曰愁嫋嫋兮秋風嫋嫋秋風洞庭波兮木葉

下言秋風疾則草木搖湘水波而樹葉落矣以

言君政急則眾民愁而賢者傷矣或曰屈原

見秋風起而木葉墮悲歲徂盡年衰老也登白蘋兮騁望蘋草秋生

澤皆有之騁平也與佳期兮夕張佳謂湘夫人也不敢

張施也言已願行以始秋蘋草初生望平之時

修設祭具夕早灑掃張施幃帳與夫人期歆饗

之也一本佳鳥何萃兮蘋中萃聚曾何為兮木上

下有人字曾魚網也夫鳥當集木巔而言草中曾當在

水中而言木上以喻所願不得失其所也

有芷兮澧有蘭言沅水之中有盛茂之芷澧水

之外有芬芳之蘭異於眾草以

興相夫人大美好思公子兮未敢言公子謂湘夫

亦異於眾人也說尊故變言公子也言已想若舜之遇二女二

女雖死猶思其神所以不敢達言者士當須介

女當須媒也慌惚一作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言鬼

惚往來無形近而視之彷彿若存麋何食兮庭

遠而望之但見川水流而潺湲也中麋獸名蛟何為兮水裔蛟龍類也麋當在山

似鹿也深淵而在水涯以言小人宜在山野而朝馳余

馬兮江臯夕濟兮西澨濟渡也澨水涯也自傷

馳不出相潭之間聞佳人兮召予予屈原將騰駕兮偕逝偕俱也

自謂也屈原幽居草澤思神念鬼翼相夫人有築室兮

命召呼則願命駕騰馳而往不待侶偶築室兮

水中葺之兮荷蓋屈原困於世願築室水蓀

託附神明而居處也

荃壁兮紫壇以蓀草飾室壁播芳椒兮盈堂布

椒於桂棟兮以桂木蘭檠以木蘭辛夷楣兮辛夷

香草以葺葺房葺白芷也罔薜荔兮為帷罔結也

荔為帷擗蕙榜兮既張擗折蕙白玉兮為鎮以王

也疏石蘭兮為芳石蘭香草芷葺兮荷屋葺蓋

繚之兮杜衡繚縛束也杜合百草兮實庭合百

庭中以實建芳馨兮廡門馨香之聞遠者積之以

世憂思困極意欲隨從鬼神築室水中與湘夫

人比隣而處然猶積聚衆芳以為殿堂修飾彌

盛行善九疑續兮並迎九疑山名靈之來兮如

雲言舜使九疑之神續然來迎捐余袂兮江

中袂衣遺余襟兮醴浦襟襟也屈原設託湘

而去窮困無所依故欲捐棄夫人共隣而處復迎之

以遺兮遠者汀平也遠者謂高賢隱士也言已

之士平洲香草以遺時不可兮驟得驟聊逍遙

之與共修道德也時不可兮驟得驟聊逍遙

湘夫人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吾謂大司命也言

遊戲則為大開禁令飄風兮先驅迴風使凍雨

門使乘玄雲而行為飄君回翔

兮灑塵暴雨為凍雨言司命爵位尊高君回翔

兮以下乘風雨然徐迴運而來下也踰空桑兮

從女空桑山名司命所經屈原修履忠貞之行

空桑之山而紛總總兮九州衆貌何壽夭兮在

予謂司命也言普天之下九州之民誠甚衆

在於高飛兮安翔易其度則復徐飛高翔而行

乘清氣兮御陰陽陰主殺陽主生言司命常乘

也吾與君兮齋速齊戒也速疾也道帝之兮

九阬言已願修飾急疾齋戒侍從於君道迎靈

衣兮披披披披長貌玉佩兮陸離言已得依隨司命

長玉佩衆多壹陰兮壹陽陰暖也衆莫知兮余

所為屈原言已得配神俱行出陰入陽一折疏

麻兮瑤華疏麻神麻也將以遺兮離居離居謂

折神麻采玉華以遺與之明已行度如玉不以

其志也老冉冉兮既極窮不寢近兮愈疏寢稍

遠也言履行忠信從小至老命將窮矣乘龍兮

神龍麟麟然而有節度也抗志高結桂枝兮延

行冲天而驅不以貧困有控橈也結桂枝兮延

寧廷長也竚立以泣美愈思兮愁人言已乘龍冲

猶結木為誓長立而望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

無虧願身行善常若於今無有歇也固人命兮

有當孰離合兮可為言人受命而生有當貴賤

獨放逐離別不復
合會不可為思也

大司命

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言已供神之室閑而清淨衆香之草

又環其堂下羅列而生綠葉兮素枝一作芳菲

非兮襲予襲及也予我也言芳草茂盛吐夫人

兮自有美子夫人謂萬民一云孫何以一作兮

愁苦孫謂司命也言天下萬民人人自有子穉

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言已事神崇敬重種芳

也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言萬民衆多

滿於堂而司命獨與我入不言兮出不辭言神

奄忽入不語言出乘回風兮載雲旗言司命之

不可得見悲莫悲兮生別離原屈思神略畢

歎曰人居世間悲哀莫痛與樂莫樂兮新相知

原言已無新相知之樂而有生別離之憂也荷

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言司命被服香淨

也夕宿兮帝郊帝謂君誰須兮雲之際言司命

至兮水揚波與女沐兮咸池咸池星名晞女髮

兮陽之阿晞乾也詩曰匪陽不晞阿曲隅日所

望美人兮未來美人謂臨風悅

冀蒙天祐也

兮浩歌况夫意貌也言已思望司命而未肯來

孔蓋兮翠旌言司命以孔雀之翅為車蓋也

天兮撫彗星九天八方中央也言司命乃升九

仁賢也疎長劍兮擁幼艾疎執也幼少也艾長也

絕凶惡擁護萬民長少各使得其命也荃獨宜兮為民正言司命

方無所阿私善者佑之惡者誅之故宜為萬民之平正也

少司命

暎將出兮東方謂日始出東方其照吾檻兮扶

桑吾謂日也檻楯也言東方有扶桑之木其高

照曜四方日以扶桑為舍撫余馬兮安驅

夜皎皎兮既明言日既陞天運轉而西將過太

之夜猶皎皎而自明也駕龍輶兮乘雷輶車也載雲旗兮委

蛇言日以龍為車輶乘雷而長長太息兮將上心

佗兮顧懷言日將去扶桑上而升天羗色聲

兮娛人樂娛觀者愴兮忘歸愴安也言日色之光

見之莫不娛樂愴然意安而忘歸也絙瑟兮交鼓絙急張弦也交

簫鍾兮瑤簫鳴鸞兮吹竽鸞竽樂器名也言已

瑟吹鳴鸞列備思靈保兮賢姱靈謂巫也姱

得賢好之巫使與翺飛兮翠曾翺飛兮翠曾曾舉也言巫舞

若飛似翠展詩兮會舞展詩兮會舞舒展詩

曲作為雅頌之樂合靈之來兮蔽日言日神悅喜於是來

會六律以應舞節下從其官屬蔽日而至也青雲衣兮白霓裳言日神來下青雲為上衣白霓

為下裳日出東方入西方故用其方色以為飾也舉長矢兮射天狼天

星名以喻貪殘日為王者王者受命必誅貪殘故曰舉長矢射天狼言君當誅惡也操余

弧兮反淪降言日誅惡已復循道而退下援北

斗兮酌桂漿斗謂玉爵言誅惡既畢故引玉斗酌酒漿以爵命賢能進有德也

撰余轡兮高駝翔杳冥兮以東行言日過大陰杳杳入冥冥直東行而復出或曰日月五星皆東行也

東君

與女遊兮九河河為四瀆長其位視大夫屈原亦楚大夫欲以官相友故言女

也九河徒駭太史馬頰覆也九河徒駭太史馬頰覆衝風起兮水橫波衝

也也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水螭音離言河伯以水為車驂駕螭龍

而戲登崑崙兮四望崑崙山河心飛揚兮浩蕩

浩蕩志放貌也言已設與河伯俱遊西北登崑崙浩蕩志放貌也言已設與河伯俱遊西北登崑崙

念浩蕩而日將暮兮悵忘歸言崑崙山之中多

無所據也無所據也惟極浦兮寤懷寤覺也

心樂志說忽忘還歸也心樂志說忽忘還歸也魚鱗屋兮龍

堂紫貝闕兮朱宮言河伯所居以魚鱗蓋屋堂

丹其宮形容異靈何為兮水中言河伯之屋偉

制甚鮮好也

水中而乘白龍兮逐文魚大鼈為龍魚屬也逐沈沒也

出乘龍近出乘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龍又從鯉魚也

來下流澌解水也言屈原願與河伯久遊河之渚而流澌紛然相隨來下水為汚濁故欲

去也或曰流澌解散屈原自子交手兮東行謂

比流澌者欲與河伯離別也子交手兮東行謂

河伯也言屈原與河伯別子宜東送美人兮南

浦美人屈原自謂也願河伯送波滔滔兮來迎

魚鱗鱗兮媵予媵送也言江神聞已將歸亦使波流滔滔來迎河伯遣魚鱗鱗

河伯

若有人兮山之阿有人謂山鬼被薜荔兮帶女

羅女羅兔絲也言山鬼彷彿若人見於山之阿被薜荔之衣以兔絲為帶薜荔兔絲皆無根

緣物而生山鬼亦晻忽既含睇兮又宜笑睇微

無形故衣之以為飾也既含睇兮又宜笑眇貌

也言山鬼之狀體含妙容美子慕予兮善窈窕

目盼然又好口齒而宜笑也子慕予兮善窈窕

子謂山鬼也窈窕好貌詩曰窈窕淑女言山鬼之貌既以姱麗亦復慕我有善行好姿是以故

不見其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夷

香也言山鬼出入乘赤豹從文狸被石蘭兮

結桂與辛夷以為車旗言其香潔也帶杜衡石蘭杜衡

折芳馨兮遺所思潔之士若

屈原者也言山鬼修飾象香以崇其善屈原履行清潔以厲其身神人同好故折香馨相遺以同其志也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言山鬼所處乃在幽篁之內終不見天也或曰幽篁竹林也路險難兮獨後來言所

深其路阻險又難故表獨立兮山之上表特也

來晚暮後諸神也言山鬼

後到特立於山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

之上而自異也

晝晦言山鬼所在至高邈雲出東風飄飄兮神

靈雨飄風貌詩曰匪風飄兮言東風飄然而起

和屈原自傷留靈脩兮憺忘歸靈脩謂歲既晏

獨無與和也

兮孰華予晏晚也孰誰也言已宿留懷王其

將欲罷老誰當采三秀兮於山間三秀謂石磊

磊葛草蔓蔓或曰三秀秀材之上怨公子兮

隱處者也言石葛者喻所在深也

悵忘歸公子謂公子椒也言已所以怨公子椒

者以其知已忠信而不肯達故我悵然

失志而君思我兮不得聞言懷王時思念我願

忘歸也

已謀山中人兮芳杜若山中人屈飲石泉兮蔭

議也

松栢言已雖居在山中無人之處猶取杜若以

處動以香君思我兮然疑作言懷王有思我時

潔自脩飾然讒言妄作故令

狐疑

雷填填兮雨冥冥援啾啾兮

也

狺夜鳴風颯

颯兮木蕭蕭

言已在深山之中遭雷電暴雨援

所也或曰雷為諸侯以興於君雲雨冥昧以興

佞臣援猴善鳴以興讒人風以喻政木以喻民

雷填填者君妾怒雨冥冥者群佞聚也援啾啾

者讒夫弄口也風颯颯者政傾擾也木蕭蕭者

民驚也

思公子兮徒離憂言已怨子椒不見達

山鬼

操吳戈亡被犀甲

戈戟也甲鎧也言國殤始從軍之時手持吳戟身被犀鎧

而行也或曰操吾利吾利楯之名也

車錯轂兮短兵接

錯交也短兵刀劍也

言戎車相迫輪轂交錯長兵不施故用刀劍以相接擊也

旌蔽日兮敵若雲

言兵士竟路旌旗蔽天敵多人衆來若雲也

矢交墜兮士爭先

兩軍相射流矢交墜壯夫奮怒爭先在前也

凌余陣兮躡余行

踐也言敵家來侵凌我屯車踐躡我行伍也

左驂殪兮右刃傷

已所乘左驂馬死

霾兩輪兮繫四馬

繫絆也詩曰繫之維

之言已馬雖死傷更霏車兩輪絆四馬終不反顧示必死也

援玉枹兮擊鳴

鼓

天時墜兮威靈怒

墜落也言已戰關適遭天

時命當墜落雖身死亡嚴殺盡兮棄原壑也嚴壯而威神怒健不畏憚也

死也言壯士盡其死命則骸出不入兮往不反

言壯士出關不復顧入平原忽兮路超遠

一往必死不復還反也

帶長劍兮挾秦弓

言身雖死猶家道甚遠也

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

言國殤之氣身既死兮神以靈鬼鬼毅兮為鬼

不可凌犯也

雄

言國殤既死之後精神強壯鬼

國殤

盛禮兮會鼓

言祠祀九神皆先齋戒成其禮敬乃歌作樂急疾擊鼓以稱神意也

傳芭兮代舞

芭巫所持香草名也代更也言祠祀作樂而歌巫持芭而舞詭以復

傳與他人更用之也媵女倡兮容與媵好貌也謂使重雅好女先倡而舞則進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言春祠有節度也承無絕於終古之道也

禮竟

楚辭卷第二

楚辭卷第三

漢劉向子政編集王逸叔師章句
後學西蜀高第吳郡黃省曾校正

天問章句第三

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旻旻仰天歎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備侂及古賢聖惟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泄憤懣舒瀉愁思

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叙云

爾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遂往也初始也言往古太始之元虛廓無

形神物未生誰傳道此也上下未形何由考之言天地未分

考定而冥昭瞢闇誰能極之言日月晝夜清濁

馮翼惟像何以識之言天地既分陰陽運轉馮

手明明闇闇惟時何為言純陰純陽一晦陰陽

三合何本何化謂天地人三合成德圜則九重

孰營度之言天圓而九重誰惟茲何功孰初作

之言此天有九重誰幹維焉繫天極焉加也

網也言天晝夜轉旋寧有維八柱何當東南何

虧言天有八山為柱皆何當九天之際安放安

屬九天東方皞天東南方陽天南方赤天西南

北方變天中央鈞天其隅隈多有誰知其數言

際會何分安所屬繫乎天何所沓十二焉分言天與

寧有知其數乎日月安屬列星安陳言日月

地合會何所分乎出自湯谷次于蒙汜言日出東方

所繫屬誰自明及晦所行幾里言日出東方

湯谷之中暮入西極蒙水之涯也言日出東方

至暮而止所行夜光何德死則又育言日出東方

凡幾何里乎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言月中

地死而復生也女歧無合夫焉取九子言月中

腹而顧望乎女歧無合夫焉取九子言月中

而子也伯強何處惠氣安在伯強大厲疫鬼也

氣也言陰陽調和則惠氣行不和何闔而晦何

開而明言天何所闔閉而晦冥角宿未旦曜靈

安藏角亢東方星曜靈日也言東方未不任汨

鴻師何以尚之汨治也鴻鴻水也師衆也尚舉

以舉僉蒼何憂何不課而行之言衆人舉鯀治

水堯知其不能衆人曰鳴龜曳銜鯀何聽焉言

何憂哉何不成堯乃放殺之羽山飛鳥順欲成

功帝何刑焉帝謂堯也言鯀設能順衆人之欲

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永長也遏絕也施

於羽山絕在不毛之伯禹腹鯀夫何以變化禹

地三年不舍其罪也子也言鯀愚狠腹而生禹禹少見纂就前緒遂

其所為何以能變化而成聖德也成考功父死稱考緒業也言禹能纂代何續初

繼業而厥謀不同言禹何能繼續鯀洪泉極深

何以寘之言洪水淵泉極深大禹地方九州則

何以墳之墳分也謂九州之地凡有應龍何畫

河海何歷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歷過也言

不窮也或曰禹治洪水時有神龍以魚何所營

禹何所成言鯀治鴻水何所營康回馮怒地何

故以東南傾康回共工名也淮南言共工與顛

天維絕地柱九州何錯川谷何澇錯則也澇深

折故東南傾九州何錯川谷何澇也言九州錯

於地何以獨澇深乎東流不溢孰知其故

誰有知其何故也東西南北其脩孰多

誰為長乎南北順隴其衍幾何

廣差幾崑崙縣圍其尻安在

何乎曰縣圍縣圍乃增城九重其高幾里

上通於天也增城九重其高幾里

重其高萬四方之門其誰從焉

一千也西北闢啓何氣通焉

下也日安不到燭龍何照

義和之未揚若華何光言天之西北有幽冥無口

也西北闢啓何氣通焉

華乎何所冬暖何所夏寒

也焉有石林何獸能言

也焉有虬龍負熊以遊

龍負熊獸以遊戲者乎雄虺九首儵忽焉在

無角曰虬言寧有無角之雄虺九首儵忽焉在

虺蛇別名也儵忽電光也言有雄虺何所不死

長人何守括地象曰有不死之國

至於使守靡萍九衢泉華安居

封禺之山也靡萍九衢泉華安居

生於水中無根乃蔓衍於九交之道一靈蛇

又有泉麻垂華榮何所有此物乎靈蛇

吞象厥大何如山海經云南方有靈蛇

趾三危安在玄趾三危皆山名也

延年不死

李清

壽何所止

言仙人稟命不死其壽獨何所窮止也

鯨魚何所旼堆

焉處

鯨魚鯨也一云鯨魚鯨鯨也

焉解羽

淮南言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令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鳥皆死

墮其羽翼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

言禹以勤力

因使省治下焉得彼塗山女而通之于台桑

言禹以勤力

引治水道娶塗山氏之女而

通夫婦之道於台桑之地

閔妃匹合厥身是

繼

匹者欲為身立繼嗣也

胡維嗜欲不同味

而快

言禹治水道娶者憂無繼嗣耳何特

乎故以辛酉日娶甲

子日去而有啓也

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蠶

一作

孽益禹賢臣也

作爲也

后君也離遭也蠶憂也

言禹以天下禪與益益避啓於箕山之陽天下

皆去益而歸啓以爲君蓋

卒不得立故曰遭憂也

達

言天下所以去益就啓者以其能憂思道德

而通其拘隔拘隔者謂有扈氏叛啓啓率六

卿以伐

皆歸射籍而無害厥躬

射行也籍窮也

皆歸於窮惡故啓誅之

並

何后益作革而禹播

得長無害於其身者也

降

后君也革更也播種也降下也言啓所以能

變化更益而代益爲君者以禹平治水土百

姓得下種百穀

啓棘賓商九辯九歌

棘陳也賓

故思歸啓也

列也九辯

九歌啓所作樂也

言啓能備備明

何勤子屠母

禹業陳列宮商之音備其禮樂也

而死分竟墜

一作地勤勞也屠裂剥也言禹膺

何以能有聖德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

帝天帝也

憂勞天下乎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

夷羿諸侯

弑夏后相者也

革更孽憂也

言羿弑夏家居胡

天子之位荒淫田獵變更夏道爲萬民憂患

胡

羿射夫河伯而妻彼維嬪胡何也維嬪水神謂

為白龍遊於水旁羿見射之眇其左目河伯上

訴天帝曰為我殺羿天帝曰爾何故得見射河

伯曰我時化為白龍出遊天帝曰使汝深守神

靈羿何從得犯也汝今為蟲獸當為人所射固

其宜也羿何罪歟羿又夢馮珖利決封豨是射

與維水神宓妃交接也馮珖利決封豨是射

馮挾也珖弓名也決射鞬也封豨神獸也言羿

不循道德而挾弓射鞬獵捕神獸以快其情也

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也蒸祭也后帝天帝

射封豨以其肉膏祭天帝**浞娶純狐眩妻爰謀**

天帝猶不順羿之所為也**浞娶純狐眩妻爰謀**

浞羿相也爰於也眩惑也言浞娶於純**何羿之**

孤氏女眩惑愛之遂與浞謀殺羿也**何羿之**

射革而交吞揆之不恤政事法度浞交接國中

布恩施德而阻窮西征巖何越焉也越度也窮窘

吞滅之也**阻窮西征巖何越焉**也越度也窮窘

堯放鮌羽山西行度越**化而無一本為黃熊**或作

岑巖之險因墮死也**化而無一本為黃熊**或作

堯放鮌羽山西行度越**化而無一本為黃熊**或作

岑巖之險因墮死也**化而無一本為黃熊**或作

堯放鮌羽山西行度越**化而無一本為黃熊**或作

岑巖之險因墮死也**化而無一本為黃熊**或作

堯放鮌羽山西行度越**化而無一本為黃熊**或作

岑巖之險因墮死也**化而無一本為黃熊**或作

堯放鮌羽山西行度越**化而無一本為黃熊**或作

岑巖之險因墮死也**化而無一本為黃熊**或作

堯放鮌羽山西行度越**化而無一本為黃熊**或作

岑巖之險因墮死也**化而無一本為黃熊**或作

堯放鮌羽山西行度越**化而無一本為黃熊**或作

岑巖之險因墮死也**化而無一本為黃熊**或作

堯放鮌羽山西行度越**化而無一本為黃熊**或作

岑巖之險因墮死也**化而無一本為黃熊**或作

堯放鮌羽山西行度越**化而無一本為黃熊**或作

岑巖之險因墮死也**化而無一本為黃熊**或作

堯放鮌羽山西行度越**化而無一本為黃熊**或作

岑巖之險因墮死也**化而無一本為黃熊**或作

也死大鳥何鳴夫馬喪厥體言崔文子取王子僑之尸置之室中覆之

以幣筐須臾則化為大鳥而鳴開而視之翻飛而去文子馬能亡子僑之身乎言仙人不可殺也

也萍號起雨何以興之也興起也言雨師名也號呼

獨何以雲起而雨下撰體協脅鹿何膺之言天撰

十二神鹿一身八足兩鼈戴山抃何以安之大鼈

頭獨何膺受此形體乎鼈背負

蓬萊也擊手曰抃列仙傳曰有巨靈之鼈背負釋

舟陵行何以遷之釋置也舟船也遷徙也言龜

在水中也使龜釋水而惟澆在戶何求于嫂古澆

多力者也論語曰澆盪舟言澆無義淫佚何少

其嫂往至其戶伴有所求因與行淫亂也何少

康逐犬而顛隕厥首言夏后少康因田獵放犬

為之縫裳於是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也

危也言少康夜襲得女歧頭以為湯謀易旅何

澆因斷之故言易首為遇危殆也湯謀易旅何

以厚之湯殷王也旅衆也言殷湯欲變易覆舟

斟尋何道取之覆反也舟船也斟尋國名也言

何道取桀伐蒙山何所得焉桀夏亡王也蒙山

伐蒙山之國妹嬉何肆湯何殛焉言桀得妹嬉

而得妹嬉也

湯放之

南巢也

舜閔在家父何以鰥舜帝舜也閔憂也

布衣憂閔其家其父頑母堯不姚告二女何親

如令告之則不聽堯女當何所親附乎厥崩在

如令告之則不聽堯女當何所親附乎厥崩在

如令告之則不聽堯女當何所親附乎厥崩在

如令告之則不聽堯女當何所親附乎厥崩在

如令告之則不聽堯女當何所親附乎厥崩在

如令告之則不聽堯女當何所親附乎厥崩在

如令告之則不聽堯女當何所親附乎厥崩在

如令告之則不聽堯女當何所親附乎厥崩在

如令告之則不聽堯女當何所親附乎厥崩在

如令告之則不聽堯女當何所親附乎厥崩在

如令告之則不聽堯女當何所親附乎厥崩在

如令告之則不聽堯女當何所親附乎厥崩在

如令告之則不聽堯女當何所親附乎厥崩在

如令告之則不聽堯女當何所親附乎厥崩在

如令告之則不聽堯女當何所親附乎厥崩在

初何所意焉言賢者預見施行萌芽之端而璜

臺十成誰所極焉璜石次王者也言紂作象箸

杯玉杯必盛能蟠豹胎如此必崇廣宮室登立

紂果作玉臺十重糟丘酒池以至於亡也

為帝孰道尚之言伏羲始作八卦脩行道德萬

也民登以為帝誰開道而尊尚之

女媧有體孰制匠之傳言女媧人頭蛇身一

所制匠而舜服厥弟終然為害服事也厥其也

圖之乎何肆大體而厥身不危敗言舜弟象施行

無道舜猶服而事之然象終欲害舜也言象無道肆其犬豕之心燒廩寘井吳獲迄古

南嶽是止吳國得賢君至古公亶父之時而遇

太伯陰讓避王季辭之南嶽之孰期去斯得兩

下求採藥於是遂止而不還也

男子期會也昔古公有少子曰王季而生聖子

文王古公欲立丁季令天命至文王長子

太伯及弟仲雍去而之吳吳立以為君誰與期

會而得兩男子兩男子者謂太伯仲雍二人也

去一緣鵠飾玉后帝是饗后帝謂殷湯也言伊

作失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湯湯賢之遂以為相也

湯湯遂承用伊尹之謀帝乃降觀下逢伊摯帝

而伐夏桀終以滅亡也何條放湯也摯伊尹名也言湯出觀風俗乃憂

初何所意焉言賢者預見施行萌芽之端而璜

臺十成誰所極焉璜石次王者也言紂作象箸

杯玉杯必盛能蟠豹胎如此必崇廣宮室登立

紂果作玉臺十重糟丘酒池以至於亡也

為帝孰道尚之言伏羲始作八卦脩行道德萬

也民登以為帝誰開道而尊尚之

女媧有體孰制匠之傳言女媧人頭蛇身一

所制匠而舜服厥弟終然為害服事也厥其也

圖之乎何肆大體而厥身不危敗言舜弟象施行

無道舜猶服而事之然象終欲害舜也言象無道肆其犬豕之心燒廩寘井吳獲迄古

南嶽是止吳國得賢君至古公亶父之時而遇

太伯陰讓避王季辭之南嶽之孰期去斯得兩

下求採藥於是遂止而不還也

男子期會也昔古公有少子曰王季而生聖子

文王古公欲立丁季令天命至文王長子

太伯及弟仲雍去而之吳吳立以為君誰與期

會而得兩男子兩男子者謂太伯仲雍二人也

去一緣鵠飾玉后帝是饗后帝謂殷湯也言伊

作失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湯湯賢之遂以為相也

湯湯遂承用伊尹之謀帝乃降觀下逢伊摯帝

而伐夏桀終以滅亡也何條放湯也摯伊尹名也言湯出觀風俗乃憂

初何所意焉言賢者預見施行萌芽之端而璜

臺十成誰所極焉璜石次王者也言紂作象箸

杯玉杯必盛能蟠豹胎如此必崇廣宮室登立

紂果作玉臺十重糟丘酒池以至於亡也

為帝孰道尚之言伏羲始作八卦脩行道德萬

也民登以為帝誰開道而尊尚之

女媧有體孰制匠之傳言女媧人頭蛇身一

所制匠而舜服厥弟終然為害服事也厥其也

圖之乎何肆大體而厥身不危敗言舜弟象施行

無道舜猶服而事之然象終欲害舜也言象無道肆其犬豕之心燒廩寘井吳獲迄古

南嶽是止吳國得賢君至古公亶父之時而遇

太伯陰讓避王季辭之南嶽之孰期去斯得兩

下求採藥於是遂止而不還也

男子期會也昔古公有少子曰王季而生聖子

文王古公欲立丁季令天命至文王長子

太伯及弟仲雍去而之吳吳立以為君誰與期

會而得兩男子兩男子者謂太伯仲雍二人也

去一緣鵠飾玉后帝是饗后帝謂殷湯也言伊

作失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湯湯賢之遂以為相也

湯湯遂承用伊尹之謀帝乃降觀下逢伊摯帝

而伐夏桀終以滅亡也何條放湯也摯伊尹名也言湯出觀風俗乃憂

初何所意焉言賢者預見施行萌芽之端而璜

臺十成誰所極焉璜石次王者也言紂作象箸

杯玉杯必盛能蟠豹胎如此必崇廣宮室登立

紂果作玉臺十重糟丘酒池以至於亡也

為帝孰道尚之言伏羲始作八卦脩行道德萬

也民登以為帝誰開道而尊尚之

女媧有體孰制匠之傳言女媧人頭蛇身一

所制匠而舜服厥弟終然為害服事也厥其也

圖之乎何肆大體而厥身不危敗言舜弟象施行

無道舜猶服而事之然象終欲害舜也言象無道肆其犬豕之心燒廩寘井吳獲迄古

南嶽是止吳國得賢君至古公亶父之時而遇

太伯陰讓避王季辭之南嶽之孰期去斯得兩

下求採藥於是遂止而不還也

男子期會也昔古公有少子曰王季而生聖子

文王古公欲立丁季令天命至文王長子

太伯及弟仲雍去而之吳吳立以為君誰與期

會而得兩男子兩男子者謂太伯仲雍二人也

去一緣鵠飾玉后帝是饗后帝謂殷湯也言伊

作失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湯湯賢之遂以為相也

湯湯遂承用伊尹之謀帝乃降觀下逢伊摯帝

而伐夏桀終以滅亡也何條放湯也摯伊尹名也言湯出觀風俗乃憂

末德脩其祖父之善業故天祐之以為民主也

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有扈澆國名也澆滅

少康後為有仍牧正典主牛羊遂攻干協時舞

何以懷之干求也舞務也協和也懷來也言夏

時務調和百姓使之平脅曼膚一作受膚何以肥

之言紂為無道諸侯背畔天下乖離當懷憂懼

有扈牧豎云何而逢言有扈氏本牧豎之人耳

擊牀先出其命何從言啓攻有扈之時

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恒

何原何所從出之乎湯常能秉持契之末德

何也字末也朴大也言湯常能秉持契之末德

往營班祿不但還來營得也班徧也言湯往田

昏微循一作迹有狄不寧

也也循遵也迹道也言人有循闇微之道為媯決

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言解居父聘乎吳過

其子欲與之媯決肆其情欲婦人則引詩刺之

曰墓門有棘有鴉萃止故曰繁鳥萃棘也墓門

有棘雖無人棘上猶眩第並滯危害厥兄

其也言象為舜弟眩惑其父母何變化以作詐

後嗣而逢長言象欲殺舜變化其態內作姦詐

上賓之終不能害舜舜為天子封象成湯東巡

有莘爰極東巡狩至有莘國以為婚姻也

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小臣謂伊尹也言湯東巡狩從有莘氏乞旬伊

尹因得吉善之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妃以為內輔也

媵有莘之婦身子謂伊尹媵送也言伊尹母姓

無反居無幾何曰竈中有生龜母去東走顧視

其邑盡為大水母因溺死化為空桑之林水乾

之後有小兒啼水涯人取養之既長大有湯出

殊才有莘惡伊尹從木中出因以送女也

重泉夫何臯尤重泉地名也言桀拘湯於重泉

而復出之夫何用罪法之不審

也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帝謂桀也言湯不

先桀誰使桀會鼃爭盟何踐吾期言武王將伐

視武王師膠鬲問曰欲以何日至殷武王曰以

甲子日膠鬲還報紂會天大雨道難武王晝夜

行或諫曰雨甚軍士苦之請且休息武王曰吾

許膠鬲以甲子日至殷今報紂矣以甲子日不

到紂必殺之吾故不敢休息欲救賢者蒼鳥群

之死也遂以甲子日朝誅紂不失期也飛孰使萃之

聚之者乎詩云惟師到擊紂躬叔旦不嘉且周

尚父時惟鷹揚也何親揆發足周之命以咨

也嘉美也言武王始至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

到皆曰紂可伐也白魚入于王舟群臣咸曰休

哉周公曰雖休勿休何親揆發足周之命以咨

巡狩從有莘氏乞旬伊

身子謂伊尹媵送也言伊尹母姓

無反居無幾何曰竈中有生龜母去東走顧視

其邑盡為大水母因溺死化為空桑之林水乾

之後有小兒啼水涯人取養之既長大有

殊才有莘惡伊尹從木中出因以送女也

重泉地名也言桀拘湯於重泉

而復出之夫何用罪法之不審

帝謂桀也言湯不

先桀誰使桀

視武王師膠鬲問曰欲以何日至殷武王曰以

甲子日膠鬲還報紂會天大雨道難武王晝夜

行或諫曰雨甚軍士苦之請且休息武王曰吾

許膠鬲以甲子日至殷今報紂矣以甲子日不

到紂必殺之吾故不敢休息欲救賢者

蒼鳥群

聚之者乎詩云惟師

尚父時惟鷹揚也

也嘉美也言武王始至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

到皆曰紂可伐也白魚入于王舟群臣咸曰休

哉周公曰雖休勿休

何親揆發足周之命以咨

言武王三軍人人樂戰並載驅載馳赴敵爭先
前歌後舞鳧藻謹呼奮擊其翼獨何以將率之
也一云前歌後舞如鳥喙呼昭后成遊南土爰底
王背成王之制而出遊南至厥利惟何逢彼白
雉厥其也逢迎也言昭王南遊何以利於楚乎
逢迎此為越裳氏獻白雉昭王德不能致欲親往
之乎穆王巧侮或作侮夫何為周流穆王乃巧
於辭令貪好攻伐遠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
自是後夷狄不至諸侯不朝穆王乃更巧調周
流而往說之環理天下夫何索求者當脩道德
欲以懷來也環理天下夫何索求者當脩道德
來四方穆王何為乃周妖夫曳銜何號于市妖
旋天下而求索之也妖夫曳銜何號于市妖
也號呼也昔周幽王前世有童謡曰檠弧箕服
寔亡周國後有夫婦賣是器以為妖恠執而曳
戮之於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也昔夏后氏后
市也

衰也有二神能止於夏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
也夏后布弊請而告之龍亡而絜在櫝而滅之
夏亡傳殷殷亡傳周比三代莫敢發也至厲王
之末發而觀之絜流于庭化為玄龜入王後宮
後宮處妾遇之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時
被戮夫婦夜亡道聞後宮處妾所棄女啼聲哀
而收之遂奔褒褒人後有罪幽王欲誅之褒人
乃入此女以贖罪是為褒姒用以為后惑而愛
之遂為犬天命反側何罰何佑言天道神明降
戎所殺也天命反側何罰何佑言齊桓公在
無常善者佑齊桓九會卒然身殺言齊桓公在
之惡者罰之齊桓九會卒然身殺言齊桓公在
候一匡天下任豎刁易牙子孫相殺蟲流出戶
一一人之身一善一惡天命無常罰佑之不恒也
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已也何惡輔弼讒諂是
服服事也言紂惡輔弼不用忠比于何逆而抑
服直之言而事用諂讒之人也比于何逆而抑
沈之紂怒乃殺之剖其心也諫紂雷開阿順而賜

封之金雷開佞臣也阿順於紂何聖人之一德

卒其異方聖人謂文王也卒終也言文王仁聖

也梅伯受醢箕子佯狂梅伯紂諸侯也言梅伯忠直而數諫紂紂怒乃

殺之菹醢其身箕子稷維元子帝何篤之元大

見之則被髮佯狂也謂天帝也篤厚也言后稷之母姜嫄出見大人

賢天帝獨何以厚之乎投之于冰上鳥何燠之投棄也燠

薦温之以為神乃取而養之於冰上有鳥以翼覆

鳥覆之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馮大挾持也言后

翼之挾箭矢桀然有殊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帝謂

異將相之文才也言武王能奉承后稷之業故天罰加誅於紂切

激而數其過何逢後世繼嗣之長也切一作功

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伯昌謂文王也秉執也鞭

王執鞭持政為雍州之牧也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之國徹

也社土地之主也言武王既誅紂令壞邠岐之

社言已受天命而有發國徙以為天下太社也

遷藏就岐何能依言文王始與百姓徙其寶藏

而隨之也殷有惑婦何所譏或婦謂妲己也譏諫也

復譏受賜茲醢西伯上告茲此也西伯文王也

諫也侯文王受之以祭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

告語於上天也救上帝謂天帝也言天帝親致紂之罪罰師望

在肆昌何志師望謂太公也昌文王名也言太

手志一鼓刀揚聲后何喜后謂文王也言呂望

作識鼓刀在列肆文王親

往問之呂望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人武發殺殷何所

也言武王發欲誅殷紂何載尸集戰何所急主

也集會也言武伐紂載文王木主稱伯林雉經

維其何故伯長也林君也謂晉太子申生為何

感天抑墜夫誰畏懼言驪姬諛殺申生其冤感

也畏懼皇天集命惟何戒之與王者何而不常

畏慎而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言王者既已循

命而王有天下矣又何初湯臣摯後茲承輔言

為至使也姓代之乎初湯臣摯後茲承輔言

初舉伊尹以為凡臣耳後知其何卒官湯尊食

宗緒卒終也緒業也言伊尹佐湯命終為天子

孫者勳闔夢生少離散亡也勳功也闔廬祖父壽夢

壽夢卒太子諸樊立諸樊卒傳弟餘祭餘祭卒

傳弟夷末夷末卒太子王僚立闔廬諸樊之長

子也恐不得為王少離散亡放在外乃使專諸

刺王僚代為吳王子孫世盛也伍子胥為將大

有功何壯武厲能流厥嚴離亡何能壯大厲其

勳也何壯武厲能流厥嚴離亡何能壯大厲其

勇武流彭鏗斟雉帝何饗味善斟雉羹能事帝

其威也彭鏗斟雉帝何饗味善斟雉羹能事帝

堯帝堯美受壽永多夫何久長言彭祖進雉羹

而饗食之受壽永多夫何久長言彭祖進雉羹

以壽考彭祖至八百歲猶自中央共牧后何怒

悔不壽恨枕高而眠遠也中央共牧后何怒

牧草名也后君也言中央之州有岐首之蛇爭

共食牧草之實自相啄嚙以喻夷狄相與忿爭

君上何故蠱蟻微命力何固言蠱蟻有蝮毒之

當怒之乎蠱蟻微命力何固言蠱蟻有蝮毒之

固屈原以喻蠻夷自相毒蝮驚女采薇鹿何祐

固其常也獨當憂秦吳耳驚女采薇鹿何祐

祐福也言昔者有女子采薇有所驚而北至回
走因獲得鹿其家遂昌熾蒙天祐之也

水萃何喜萃止也言女子驚而北走至於回水

面兄有噬犬弟何欲兄謂秦伯也噬犬齧犬也

齧犬弟鍼欲請之易之以百兩卒無祿言秦伯不肯與

兩金易之而又不聽因薄暮雷電歸何憂言屈

壁所問畧訖日暮欲去時天大雨厥嚴不奉帝

雷電思念復至自解曰歸何憂乎

何求言楚王惑信讒佞其威嚴當日墮不可伏

匿穴處爰何云爰於也云言也吾將退於江荆

勲作師夫何長先邊邑處也師衆也勲功也初楚

采桑於境上相傷二家怒而相攻於是楚為此

言我先為不直怒不可長久也悟過改更我又何言欲使楚王

自與以謝於吳不從其言遂吳光爭國父余是

相攻伐言禍起於細微也

勝光闔廬名也言吳與楚相伐至於闔廬之時

是勝言天勝我也何環穿自間社丘陵爰出子文子文

尹也子文之母鄭公之女旋穿間社通於丘陵

以淫而生子文棄之夢中有虎乳之以為神異

乃取收養焉楚人謂乳為闔殺謂虎為於菟吾

改名闔殺於菟字子文長而有賢人之才也

告堵敖以不長堵敖曰楚國將衰不復能久長

也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屈原言我何敢嘗試

叙曰昔屈原所作凡二十五篇世相教傳而莫

以顯彰後世乎誠以同姓之故中心懇惻義不能已也一云何誠

能說天問以文義不次又多奇恠之事自太史
公口論道之多所不逮至於劉向楊雄援引傳
記以解說之亦不能詳悉所闕者衆多無聞焉
既有解說乃復多連蹇其文濛濛其說故厥義
不昭微指不替自游覽者靡不苦之而不能照
也今則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以相發明爲之符
驗章決句斷事事可曉俾後學者永無疑焉

班孟堅序

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叙離騷傳以國
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

謂兼之矣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儻然
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論似
過其真又說五子以失家巷謂五子胥也及至
羿澆少康二姚有娥佚女皆各以所識有所增
損然猶未得其正也故博採經書傳記本文以
爲之解且君子道窮命矣故潛龍不見是而無
悶關雎哀周道而不傷蘧瑗持可懷之智甯武
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
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爲貴矣今若屈原露
才揚已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責數

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
沈江而死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稱崑崙冥
昏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義所載謂
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然其文弘博
麗雅爲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
從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漢興枚乘司馬相
如劉向楊雄騁極文辭好而悲之自謂不能及
也雖非明智之器可謂妙才者也

楚辭卷第三

